



少年兒童讀物

小游擊隊員

詔華 著

遼寧人民出版社

小 游 擊 隊 員

韻 華 著



遼寧人民出版社

一九五五年·第一版

一 “能够搵得動槍嗎？”

一九五〇年夏天，有一個孩子從南朝鮮的大田逃出來。他要到大田以北的山區找游擊隊。他走了兩天兩夜，才找到了游擊隊。經過再三地請求，游擊隊的負責人才答應收留他作一個隊員。這一天，當他被分配到一個分隊裏的時候，老分隊長和他一問一答地嘮了起來：

“你幾歲啦？”

“十四歲啦！”

“叫什麼名字？”

“韓同禹！”

“爸爸媽媽都有嗎？”

“都有！”

“他們在什麼地方？”

“在大田的監獄裏！”

“沒有別的親人了嗎？”

“沒有！”

“那麼誰叫你來參加游擊隊的呢？”

“我自己！”

“當游擊隊不害怕美國鬼子和李承晚匪軍嗎？”

“不害怕，我來就是想打他們的！”

老分隊長尹朝福坐在一段粗木上，打量着站在對面的孩子；他不過三尺半高，蓬亂的頭髮，遮蓋着兩隻天真的放光的眼睛，穿了一件髒得發灰了的白褂子，兩隻手很自然地插在肥大的破制服褲的口袋裏。老分隊長摸着鬍子，斟酌着，思考着，又懷疑地問：

“能够揸得動槍嗎？”

韓同禹扭了扭身子說：

“怎麼揸不動？在碼頭上，我可以扛五六十斤的包裹哪！”

老分隊長又沉思了一會兒說：

“本來我們不想收留你，可是有什麼辦法呢？上級把你介紹了來，你也已經沒家可歸了！只是不要聽見槍響尿了褲子



就行！我看，跑不動路我這樣的老頭子還得揹着你哪！”

韓同禹也不答話，仍然兩隻手插在制服褲的口袋裏。老分隊長又沉思了一會兒，像是想起一件傷心事似的說：

“我原來也有個兒子呢！要活着的話，跟你一般大；只是生了病沒有錢治，死了！”

韓同禹仍然不答話。老分隊長站起來，搓磨了一下手說：

“躺在那塊石頭上睡會兒覺吧！說不定什麼時候就要出發呢！”

韓同禹聽話地躺在附近的一塊平板石頭上。這時，他才覺得疲勞萬分。從大田跑到這塊山區，有二百多里地，他走了兩天兩夜，一躺下，就呼呼嚕嚕地睡着了。

太陽已經下山了，霧氣在山谷中瀰漫着，草木開始濕潤起來。老分隊長在孩子跟前站了一會兒，把一件破大氅搭到他的肚子上，便同別的隊員談事情去了。

二 槍要從敵人手裏奪來！

半夜的時候，露水潤濕了韓同禹肚子上的大氅。老分隊長使勁地拉着他：

“起來，起來，起來呀！出發啦！”

韓同禹坐起來揉了一陣子眼睛，糊里糊塗地說了一句：“幹什麼哪？人家正睡得香……”便又要倒頭睡去，但出發的隊伍已經不能等他了。老分隊長把他拖起來，牽着他的手，爬過了兩座高山，蹣過了一條小河，走到新的目的地的時候，韓同禹才從半睡眠的狀態中清醒過來。老分隊長教訓着他說：

“你這樣子能夠行嗎？當游擊隊最重要的是機靈！無論睡多麼熟，一招呼你，應該像火燒了那樣，馬上就得起來……”

韓同禹說：

“我記住了！”

另一個外號叫“大洋馬”的大個子隊員過來取笑他說：

“這麼矮，當游擊隊員！來，比一比，看看有這支槍高沒有？”大個子把槍往他跟前一豎，準星正好到他腦門兒上。大個子補充一句說：“太小了，哪能當游擊隊員！”

別的同志都哈哈笑了。

韓同禹也不在意大夥兒的取笑，向隊長要求道：

“可是我還沒有槍呀！沒有槍怎麼打仗呢？”

老分隊長無可奈何地說：

“我們都是一個人一支，把誰的槍給你呢？我們游擊隊有一條規矩：槍要從敵人手裏奪來！我們每個人的槍都是自己從敵人手裏奪來的，過兩天打起仗來，跟敵人要

吧！”

韓同禹心裏牢牢地記住了：槍要從敵人手裏奪來！

三 一支美國衝鋒式

那一天，游擊隊把一股李承晚匪軍包圍在一條山溝中。游擊隊俯在山頭上向下射擊。韓同禹空着手，直挺挺地站在山頭上向下瞭望。子彈像蝗蟲一樣，從他耳朵旁邊“嘶嘶”地飛過去。老分隊長一面打槍一面幾次地扯着他的衣角，叫他趴下隱蔽，但是他仍然站在那裏。他看見山下面一個一個敵人的黑色的槍口，不知道怎樣才能奪取一支。

隨着一陣激烈的手榴彈聲，山溝中充滿了火藥的煙霧。

“衝啊！”同志們喊叫着。韓同禹從山頭上跑了下來。他在煙霧中撿了一塊石頭，轉在敵人身後，對準一個匪軍的腦袋擲了過去。那個匪軍仰面朝天倒下去了。他跳過去使勁去奪匪軍手裏的那支槍，但那個滿臉血污的匪軍把他抱住了。在他們兩個翻滾的時候，老分隊長一槍結束了那個匪軍的性命，一支槍便落到韓同禹的手中了。那是一支美國衝鋒式。

游擊隊收拾了勝利品之後，很快就轉移了。隊伍在山坡上的一片密林中休息。韓同禹把那支衝鋒式豎在自己身前，準星恰恰達到他的胸脯。老分隊長告訴他：這是一支好槍，能



單發，能連發，一梭子可以裝三十發子彈，比“三八”大蓋還好……並教給他這種槍怎麼放法。他高興極了：

“同志們！來！比一比，看誰的槍好！”

大個子拍着自己的“三八”大蓋笑着說：

“小孩！好槍應該叫大人搯，來！咱們兩個換一換！”

韓同禹向他作了一個鬼臉：

“咱們老分隊長說：槍要從敵人手裏奪來！你怎麼不奪一支衝鋒式呀？大洋馬！”韓同禹第一次這樣和大個子開玩笑。

另一個隊員說：

“小孩，你可不敢得罪咱的‘大洋馬’，你惹他生了氣，一蹄子就把你踩成肉泥了！”

同志們哈哈大笑了，連老分隊長也摸着鬍子得意的笑了。

四 偵 察

有一天，游擊隊要韓同禹去偵察敵人的情況。老分隊長向他交代了任務之後，問：

“記住了沒有？”

韓同禹說：

“記住了！”

老分隊長說：

“記住了，你說一遍看！”

“美國鬼子有多少，李承晚匪軍有多少，都有些什麼武器，敵人在哪裏修了工事，從什麼地方好進攻，比如壕溝呀，樹林呀……”

韓同禹背誦了一遍，老分隊長拍了一下他的腦袋：

“好樣的！出發吧！”

韓同禹把那支衝鋒式交給老分隊長，特別囑咐“不要給我弄丟了。”老分隊長笑了一下說：“胡謔，怎麼能丟了！”他蹦蹦跳跳着跑下山坡，便消失在一條羊腸小道中了。

韓同禹跑了二十來里地，悄悄地摸索着走進了那個大鎮子。鎮子裏有幾座房子燃燒着大火，那是美國鬼子和李承晚匪軍放的。鎮子口有幾個李承晚匪軍在放哨。許多老百姓都逃跑了。

街上散亂的擺着大砲：一門、兩門、三門……他心裏數着，一共是八門。他走到鎮子中間一個大院落的門口兒，有兩個匪軍在那裏站崗，他走到他們跟前，要求着：

“長官！行行好吧，我好幾天沒有吃飯了！”眼睛一面偷偷地向院落裏張望着：一些美國鬼子在裏邊殺雞、宰牛，大約有二百來人吧。風吹着雞毛和牛毛。兩個站崗的匪軍向他罵道：

“滾！滾！狗崽子，這裏哪有吃的東西給你！”

他仍然要求着：

“長官！肚裏餓的難受，無論什麼吃的，行行好……”他使勁地擠出幾滴淚水，用手擦着，向院子裏張望：院子裏還放着七八門小砲，十幾挺機關槍。那些美國鬼子，嚎叫着，互相推



擁打鬧着。
一個李承晚
匪軍軍官在
屈膝打躬地
招待他們。
這時那兩個
匪軍用槍托
搗他的屁股
了：

“還不
快滾，等一
會兒把你抓
起來，一顆
子彈就送你
回‘老家’去
了！”

他最後瞅了幾眼，院裏的房子、院牆，都記得清清楚楚，便向旁邊走開了。

鎮子裏邊的街道，鎮子外面的地形，鎮子兩頭的臨時修起來的幾個機槍陣地，他都牢牢地記在心裏，便沿着大路，大模

大樣地向鎮外走去了。

韓同禹剛剛走出鎮子，從那個大院子裏走出來一個李承晚匪軍的軍官，向那兩個站崗的問道：

“剛才那個孩子是幹什麼的？”

兩個站崗的把身子挺得筆直，回答道：

“報告隊長，討飯吃的！”

那軍官憤怒了：

“混蛋！什麼討飯的，他鬼鬼祟祟地向院子裏望什麼？”

“報告隊長，我們沒有看見他望什麼，就把他攆跑了！”

“他討飯都走了幾個門口？”

“報告隊長，就看見他在這個門口囉嗦了一會兒……”

“真是豬狗樣的東西，去！把他捉回來！”

兩個匪軍領了幾腳的賞賜，向着韓同禹追過來了。

五 說着蹩腳朝鮮話的老頭子

韓同禹走出鎮子半里開外的時候，聽見後面有人叫他，他回頭一看，兩個李承晚匪軍攆來了。他急忙跳進大路旁邊的一條小溝，撒開腿就跑，後面的槍聲已經響了。

他只覺得自己的兩條腿生得太短，他順着那條溝跑進附近一個小屯子的時候，兩個匪軍已經進了屯子向他射擊了。

他繞過一所院子，想往屯子後面跑，但屯子後面是一片廣闊的收割了的稻田，連個藏身的地方也沒有。他趕忙折回頭來，又繞了幾座房子，鑽進一所不大的院子裏。一個老頭子正在院子裏打稻子。他不顧三七二十一地說：

“伯伯！快一點把我藏起來，李匪軍……”他來不及把話說完，用手向外一指，就鑽進房子裏去了。那老頭子向外面一探頭，兩個端着槍的李承晚匪軍正氣勢洶洶地向這裏跑。他一切都明白了，急忙跑回屋子裏，他的老伴正給跑進來的孩子脫衣裳，讓他光着身子鑽進炕上的被窩裏。老頭子剛剛把孩子的衣裳塞進灶坑裏的時候，兩個匪軍已經踢開門進來了：

“老頭子，剛才那個小傢伙藏到哪兒去了？快把他獻出來……”

老頭子說：

“你問那個孩子嗎？有，有，一進來，就急急忙忙地從這裏鑽過去了。我也不知道他是幹什麼的……”老頭子指着一塊籬笆牆，牆上一個豬拱破的洞子，從這個洞子，可以通向西面另一個人家。

一個匪軍指着炕上厲色地問：

“炕上躺着的是誰？”

老太太擦眼抹淚地說：

“長官！不要吓着他吧，老兩口就這麼一個孩子，快要病死了！”

另一個匪軍拉了那個匪軍一把，就走出房門，鑽過那個豬拱的洞子，到西院去了。

韓同禹在炕上蒙着被躺着，連頭也不敢露。他只聽見那老頭子說着一口蹩腳的朝鮮話，他睡的炕也和普通朝鮮人家的炕不同，是平地砌起來的對面炕。但這是什麼人家呢，肯冒着生命的危險來掩護他？他只有蒙着頭躺着，一口大氣都不



敢喘。

兩個匪軍走後，老頭子出去了一會兒，回來就猛然地揭開他的被子說：

“快穿！”

老頭子扔給他一身衣服，他急急忙忙地穿在身上。老頭子把他拉出門外，拐了兩個彎子。指給他一條小溝：

“快跑！”

韓同禹便撒腿跑起來，他摸着胸前的細布帶子挽成的紐扣，覺得他穿的不是平常朝鮮人的衣服……

兩個李承晚匪軍又回來尋找的時候，炕上病着的孩子已經沒有了。他們用槍對準老頭子：

“老傢伙，放走了游擊隊的暗探！走，你替他去受刑吧！”

老頭子從容地在他們的槍口前面走了。老太太也不求情，只是坐在炕上擦眼淚。

六 活捉美國鬼子

就在這一天的晚上，游擊隊向這個鎮子進攻了。子彈拖着紅色的尾巴，像蝗蟲一樣嘶嘶地飛着。照明彈放着刺眼的光。砲彈撕裂着夜間空氣。韓同禹緊跟在老分隊長後面，匍匐前進，不時向前面投擲着手榴彈。

敵人起初在鎮子外面抵抗，在街道中抵抗，後來便被游擊隊壓縮到那座大院落中了。美國鬼子和李承晚匪軍在裏邊，像被打傷的狼一樣嗥叫着。

韓同禹按照白天偵察的記憶，和老分隊長向院子東北角那個牆壁的缺口前進着，缺口有兩架機關槍向他們吐着火舌。

爬到這個缺口的附近，老分隊長投了兩個手榴彈，喊了一聲“衝啊！”韓同禹便在老分隊長前面跑了過去，他們的分隊也緊緊跟在後頭。這時別的游擊隊員也從院子的其他方面同時衝了進來。韓同禹跨過缺口，一所房子裏的匪軍從窗戶裏向他射擊，他向着窗子掃射了一梭衝鋒式子彈，便踢開了房門衝進屋裏了。

他背靠在牆上，又掃射了一梭衝鋒式子彈，喊叫了幾聲“繳槍”，屋裏却毫無動靜。他想：也許敵人都被打死了？他劃着了一根洋火，屋內連個人影也沒有。敵人躲到什麼地方去了呢？他忽然發現後面的窗戶開着。他從窗戶跳出去，一隻腳却踩在一個人的屁股上。那個人嚎叫了一聲，前半截身子從地下退出來，跪着向他舉起了手。原來房子後面是一個小地窖。六、七個美國鬼子爭相鑽了進去，最後一個因為裏邊地方小，鑽不進去，外面還露着屁股。